



夏目漱石

吴树文译

门

もん



上海译文出版社

吴树文译

夏目漱石  
门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门 / (日) 夏目漱石著; 吴树文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5327-5009-2

I. 门… II. ①夏… ②吴…

III. 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9608号

根据1979年3月中央公论社《日本の文学》译出

门  
門

[日] 夏目漱石 著  
吴树文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蔡立国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13,000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009-2/I·2821

定价: 22.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36162648





門

宗助先前就把坐垫搬到廊庑上，逍遥自在地在向阳处盘腿坐了一会儿，又把手里的杂志丢开，横身躺了下来。天气好极了，真可谓秋高气爽。街上很宁静，所以行人从路上走过时的木屐响声清晰可闻。宗助曲肱为枕，视线掠过屋檐向上空仰望，碧空如洗。相比之下，自己身下的这块廊庑显得多么局促，而晴空是何其广阔。偶尔碰上个星期天，能够如此尽情眺望晴空，宗助觉得别有一番情趣。他蹙着眉头朝金光闪闪的太阳光瞅了一会儿，却感到很耀眼，于是把脸朝着拉门的方向翻了一个身。宗助的妻子正在拉门的里边干针黹活儿。

“暖，天气好极了。”宗助搭讪道。

“唔。”妻子没有多搭话。

看来宗助也不是想要说些什么，所以默然处之了。

过了一会儿，妻子先开口说道：“你就去散散步吧。”

这时宗助只含糊其词地“唔”了一下。

两三分钟之后，妻子把脸朝拉门上的玻璃望望，只见睡在廊庑上的丈夫不知在打什么主意，缩着双膝，身子曲得像一只大虾，而且

交叉着两臂，把黑黑的脑袋埋在臂间，根本望不到他的脸。

“我说，你在这种地方睡觉是要感冒的哪。”妻子提醒丈夫注意。她的语调带有东京腔、又不像东京腔，是一种现时代女学生通用的调子。

宗助的大眼睛在两条胳膊肘之间不住地眨巴，小声地答道：“我没睡，放心好了。”

接下来又是静默。屋外响过两三次胶轮车通过的铃声后，可以听到远处的鸡啼声了。宗助贪婪地品味着阳光自然浸入新做布衣背部而透入衬衣里的暖意，同时，似听非听地注意着门外的声响。这时，他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事似的，唤问拉门里边的妻子。

“阿米，近来的近字该怎么写呀？”宗助问。

妻子闻声后，没有怎么发愣，也没有发出少妇特有的尖娇的笑声。

“不是近江的近嘛？”她答道。

“这近江的近字，我也写不出来。”

妻子把关住的拉门拉开半扇，一把长长的尺伸到起居室外，用尺的一端在廊庑上描了个近字给他看。

“是这样写的吧。”她没再说别的，把尺端停在描字的地方，入神地朝清澈的晴空眺望了一会儿。

宗助没朝妻子望，说道：“真是这么写？”他不像在说着玩，也就没现出什么好笑的样子。妻子呢，似乎对近字的事毫无兴趣。

“这天气真是好极了哪。”她带着一半自言自语的腔调说着，又继续自己手中的针黹活儿，拉门就这样开着。

这时宗助把埋在胳膊肘里的脑袋略微抬起，说道：“字这玩意儿



也真是怪得难以想象。”然后朝妻子望望。

“怎么啦？”

“怎么啦？喏，即使是非常常用的字，你一时感到有点怪而产生疑窦后，就会越发糊涂。不久前，我还被今天的今字搞得不知所措，好端端地写到纸上了，凝神端详后，总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后来越看越不像个今字了。你可曾碰到过这类事情？”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有吗？”宗助用手按着脑袋。

“你真有点不正常了。”

“也许仍旧是神经衰弱的关系吧。”

“是呀。”妻子望着丈夫说。丈夫总算站了起来。

宗助跨过针线盒和一些线头，把吃饭间的拉门打开，就是客堂间了。客堂间的南面有正门为障，所以跟前的这扇拉门映到一下子从阳光下跑进来的宗助的眼中时，不免有点儿寒意。宗助打开拉门，斜崖像是直逼房檐似的耸立在廊庑的尽头，竟使得上午该晒下来的阳光也被挡住了。山崖上长着草，崖脚下没有垒石头，真有不知何时会塌下来的危险，但是说来也奇怪，倒从没听说过发生塌方的事。大概正因为如此吧，房主也就长期不予过问，听其自然。一位已在町内住了二十年之久的老土地曾在吃饭间的后门口特意就此事向宗助作了这样的说明：“当然啰，听说这儿本来长满了竹丛，而在开辟的时候，竹根没挖掘掉，被埋进土堤了，所以土质特别紧。”宗助当时就提出问题，说：“不过，既然土里留有竹根，怎么没有长出成丛的竹子来呢？”于是这位老爷爷答道：“这个嘛……经过那么一番开掘，竹子就不会好好长出来啦。不过山崖是得天独厚了，不论

碰到什么情况，也不会塌方的……”他仿佛在竭力替自己辩护似的，说过这话就走了。

到了秋天，山崖也没有什么色彩可言，只有失去了香气的青草恣意地生长着，蓬乱不堪。至于像芒草<sup>①</sup>、常春藤之类的漂亮花草，就更加看不到了。不过，在崖腰和坡顶上，尚可以看到两三根过去遗留下来的粗毛竹挺然而立。竹子多少有些泛黄，阳光射到竹竿上时，若从檐下探首望去，会产生一种望见了秋天的暖意正在土堤上的心情。宗助通常是清晨出门后，下午四点钟过了才回家来的，所以在这夜长昼短的日子里，简直无法偷闲观望山崖。他从昏暗的厕所里走出来，以手承接着洗手盆里的水洗手时，偶然抬眼朝檐外望去，这竹子的事才不期然地浮现脑中。竹竿顶端密集着细叶，看上去像一团大绣球。这些竹叶沐浴在秋阳下，沉甸甸地寂然下垂着，一动也不动。

宗助关上拉门，回到客堂间，在桌前坐下。这里名为客堂间，乃是因为有客来时在此接客，其实名为书房或起居间更为适当。北侧有壁龛，为了应景挂着一幅不伦不类的立轴，立轴的前面摆着红泥颜色的廉价花盆。横楣上没有挂镜框什么的，只有两只黄铜的弯头挂物钉在闪光。此外，尚有一只玻璃门的书橱，不过橱里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漂亮东西。

宗助把装着银质把手的桌屉拉开，在屉内翻查了一阵，好像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吧嗒一声推上了。然后，他掀掉砚台的盖子，开始写信。一封信写完，封好，思索了一会儿。

<sup>①</sup> 秋天七草之一，禾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高一米至一米半，叶细长，秋天在茎端开出黄色或紫色花穗。

“我说，佐伯家是住在中六番町多少号呀？”宗助隔着拉门向妻子询问。

“不是二十五号吗？”妻子回答。但是等到宗助把信封写好的时候，她补充道：“写信是无济于事的。你得去一次，当面讲讲清楚。”

“哟，无济于事嘛，我也得先发封信吧，真要不行，我就去一次呀。”宗助说罢，见妻子没有答腔，便补了一句：“唔？你看这样可以吧？”

妻子好像不便反对，也就没再持异议。宗助拿着信，由客堂间径直往正门口走去。妻子听到了丈夫的脚步声后，起身离座，沿着吃饭间外的走廊走到正门口。

“我去散散步。”

“你去好了。”妻子微笑着回答。

大概过了三十分钟，听得格子门咔嚓一声被推开了。阿米闻声，又停下手中的针黹活儿，沿着走廊走到正门口，还以为是宗助回来了，不料进来的竟是戴着高级中学制帽的小叔子小六。他身披一件黑呢长披风，裙裤的下摆只露出五六寸光景。

“真热哪。”小六一边解披风的扣子一边说。

“不过，你也太那个啦。这天气竟穿着这样厚的衣服出来……”

“哦，我想太阳落下去之后要冷的。”小六带着辩解的口气，边走边跟在嫂子的身后走进吃饭间。这时他看见缝了一半的衣服，说了句“你还是这么勤快呀”，便在长火盆前盘腿而坐。

嫂子把缝制的衣物往角落里一推，走到小六的对面，取下水壶，添了点炭火。

“你别烧茶了，我不想喝。”小六说。

“你不想喝？”阿米带着女学生的腔调追问了一句，“那么，点心好吗？”她面带笑容。

“有现成的？”小六问。

“不，没有。”她照实回答，但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你等一下，也许还有呢。”说着站起来，就势移开旁边的炭笼，打开柜子门。

小六注视着阿米背上被腰带顶起的外褂。他见阿米在找着什么东西，显得异常费事，于是说道：“行了，点心就算了吧。我倒是很想知道哥哥今天怎么样？”

“你哥哥方才出去走走……”阿米背朝着小六这么回答，一边还是自顾自地在柜子里翻。过了一会儿，她哗啦一声关上柜子门，“没有啦。都被你哥哥吃光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吃的。”她边说边走回到火盆的对面。

“晤，晚饭就让我在这儿吃点什么吧。”

“行，这很方便。”她看看挂钟。已经近四点了，便“四点钟，五点钟，六点钟”地算着时间。小六不声不响地瞅着嫂子。其实，他对嫂子招待晚饭的事并没有什么兴趣。

“嫂子，哥哥为我上佐伯家去过了吗？”小六问。

“他是一直在说‘要去一次、要去一次’的哪。不过，你哥哥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里就很疲乏，连洗澡都懒得洗。所以嘛，也确实不忍心催他呀。”

“哦，哥哥当然是个大忙人。但是那件事没有着落的话，总令人牵肠挂肚的，我也无法安心学习，所以……”小六一边说一边拿起铜质的火筷子，不停地在火盆中的灰上划起什么字来。阿米注视着在动弹着的火筷子筷尖。

“所以他刚才写了封信寄去啦。”阿米宽慰对方。

“怎么说的？”

“那我也没看呀。不过，一定是商量那件事无疑。等会儿你哥哥回来，你就问他。一定是那件事。”

“如果已寄信去了，那大概就是为这件事啦。”

“噢，真的，是发了信啦。你哥哥方才就是拿着那信出去的呀。”

小六没有兴趣听嫂子这么辩解加慰藉地说下去，心想：哥哥既然有时间去散步，那何必写什么信哪，亲自替我去走一趟不好吗？小六感到不大高兴，于是走到客堂间，从书架上取出一册红色封面的外文书，嚓啦嚓啦地翻看。

无所用心的宗助走到大路的拐角处，在一家店铺里买了邮票和敷岛牌香烟，随即把信寄了出去。宗助觉得由来路这么折回去，不免有点儿怏怏，便慢吞吞地踱着步子，同时让衔在嘴上的香烟冒着烟雾在秋阳下摇曳。宗助是吸着东京的空气生活着，现在每天乘电车去机关办公，天天一来一往，两度通过喧闹的大街，这已成了习惯。但是当他的身心不松弛的时候，老是神不守舍地从闹市匆匆通过，所以他近来根本没有产生过自己是生活在这热闹的街市中的感觉。当然，平时忙得焦头烂额，也无心去顾及这些事，但是七天一回的休息日到来，心有了放松而沉静一下的机会时，就会发觉平时的生活是过得多么急促而浮浅。结果觉得自己虽然身居东京，却压根儿不识东京的真面目。每想及这一点，总是感到不胜凄楚。

在这种时候，宗助会像突然心血来潮似的上街去，而且怀里多少有些余钱的话，就要琢磨怎样用这些钱作一次冶游。但是他的寂寞心情还没有强烈到使他毅然实行的程度。所以在他尚未迅猛踏到这一步之前，就畏首畏尾地作罢了。另外还有一层原因，就是像他这一类人的钱包，通常只维持在不能随心所欲的水准上，所以他觉

得，与其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伤脑筋，还不如缩袖闲、优哉游哉地回家去来得自在。所以宗助的寂寞心情便在这种单纯的散步或蹀躞中得到排遣，好歹可维持到下一个星期天的到来。

今天的情况也不例外，宗助觉得反正得走一次，便乘上了电车。尽管天气非常好，但毕竟是星期天的关系，乘客比往常少。所以乘在车上感到异常舒服。而且乘客们都和颜悦色的，无不显得悠然自得。宗助一面坐下来一面回想着平时自己每天早晨都要不失时地上电车、抢座位、朝丸之内<sup>①</sup>方向而去的命运。真的，再没有比上班时刻挤电车更煞风景的事了。手抓车中的皮革吊环也好，坐在天鹅绒的椅子上也好，宗助从来没有品尝过作为一个人该有的温柔的心情。他觉得事实上也不该苛求，大家都无非是仿佛在与机械之类摩肩接踵而过一样，同车坐到各自的目的地后，就下车扬长而去了。可是前面的一位老奶奶正把嘴靠到一个七八岁模样的孙女耳侧，说着些什么话，旁边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像是商贾主妇似的人见状后不胜神往，又是问年龄又是问姓名。宗助看着这番情景，才恍然觉得自己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头上方挂满了镶在框格中的广告。宗助平时根本不留意这些东西。现在有意无意地朝第一块广告望了望，原来是一家搬场公司招揽生意的广告，写着“若需搬场，保证满意”。接下来的一块广告上写着三行字——讲究经济的人、注意卫生的人、小心火烛的人。在这三行字的后面写有一句“请使用煤气灶”，并画着一只正在冒火的煤气灶。第三块广告上写着“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杰作《千古之雪》<sup>②</sup>”

① 东京市内的中心区。

② 根据《复活》改编成的电影。

和“便装喜剧小辰大一座”，红色打底，涂以显目的白色。

宗助大概用了十分钟的时间，仔仔细细地把全部广告从头至尾看了三遍。他并不打算上什么特定的地方去看看，也不想去买什么东西，但是，这些广告清清楚楚地反映到他的头脑里来，而且他能有一一看完并完全理解其内容的悠闲心绪，这倒给宗助带来了不小的满足。除了星期天之外，他的生活是每天跑出跑进，从来不得安宁，以致觉得能有这么一点儿悠闲也值得夸耀。

电车开到骏河台下时，宗助下了车。刚下车，他就看到右侧的玻璃橱窗里整齐漂亮地排列着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宗助在那前面站了一会儿，望着清晰地烙在红颜色、青颜色、带条纹或图案花纹的封面上的金色文字。书名的意思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他根本没有要把书拿到手上翻看一下的兴趣。对宗助来说，走过书店前就一定要进去看一看、而且进去后就一定想选买什么书，乃是十多年以前的生活模式。只是这本名叫*History of Gambling*（《赌博史》）的书，装帧特别精美，陈列在正中央，倒使他感到了几分异样的新奇味。

宗助脸带微笑穿过繁嚣的马路，走到钟表店看看，橱窗里面陈列着一些金表和金表链。宗助只是觉得它们金光灿灿，样子也很好看，但还不足以诱致冒出他想买的念头。不过看看那一块块用丝线连在货物上的价格牌子，把价格同实物衡量衡量，觉得金表简直便宜得惊人。

宗助也在伞店前驻步站了一会儿。他也看到陈列在洋货店店头的高筒礼帽旁边挂着领带。同自己每天戴的领带相比，这领带的花样是美得多了。宗助想问问什么价钱，一只脚刚踏进店去，转念想到“明天起才换戴上这类领带，未免有点儿无谓”，顿时不愿掏腰包，



从店前走过了。宗助也在绸缎店前站着看了不少时间，他记住了很多自己以前不知道的品名：鹤衣绸，高贵纺，清凌纺……在一家名为京都衬领店的分店前，宗助靠上前去，久久地注视着店里陈列着的绣得很精巧的女式衬领，看得帽檐儿简直要碰到玻璃橱窗上了。橱窗里有着正合妻子戴的上等衬领，宗助顿时想到“给妻子买一件吧”，但旋即觉得“这种事该是五六年前做的”，好容易滋生出来的好念头立即熄灭了。宗助苦笑着从玻璃橱窗前走开，走了五十来米，总觉得难以排遣，对大街和商店都兴味索然了。

宗助猝然间发现拐角上有一家颇大的杂志门市部，店门前有新出刊物的大字广告，用纸糊贴在梯子那样的细长框框上，还在一块油漆过的板上描上了彩色花样。宗助将广告上的文字一一读了，觉得好像曾经在报纸的广告栏里看到过这些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名称，但好像又觉得全是第一次看到。

在这家店的拐角后面，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头戴黑色圆顶礼帽，自得其乐地盘腿坐在地上，嘴里喊着：“嗨，孩子们最喜欢！”便把那大气球鼓足气，气球一鼓起来，宛如胖胖的不倒翁，还在恰到好处部位预先用墨描就眼睛和嘴巴，这使宗助见了十分欣赏。而且，一旦吹好了气，气球就始终鼓起着，可以随心所欲地停在手指上或手掌上。如果把一根像牙签那样的细条往气球底部的小洞眼中一插，气球便会咻地一下瘪掉。

路上的行人来去匆匆，简直没有一个人驻足对它瞧上一瞧。戴圆顶礼帽的人孤寂地在闹市的一角盘腿而坐，仿佛感觉不到周围的一切动静，嘴里净嚷着“嗨，孩子们最喜欢”，把气球吹圆。宗助掏出一分五厘钱，买了一只这种气球，请对方把球咻地弄瘪后，放进了和